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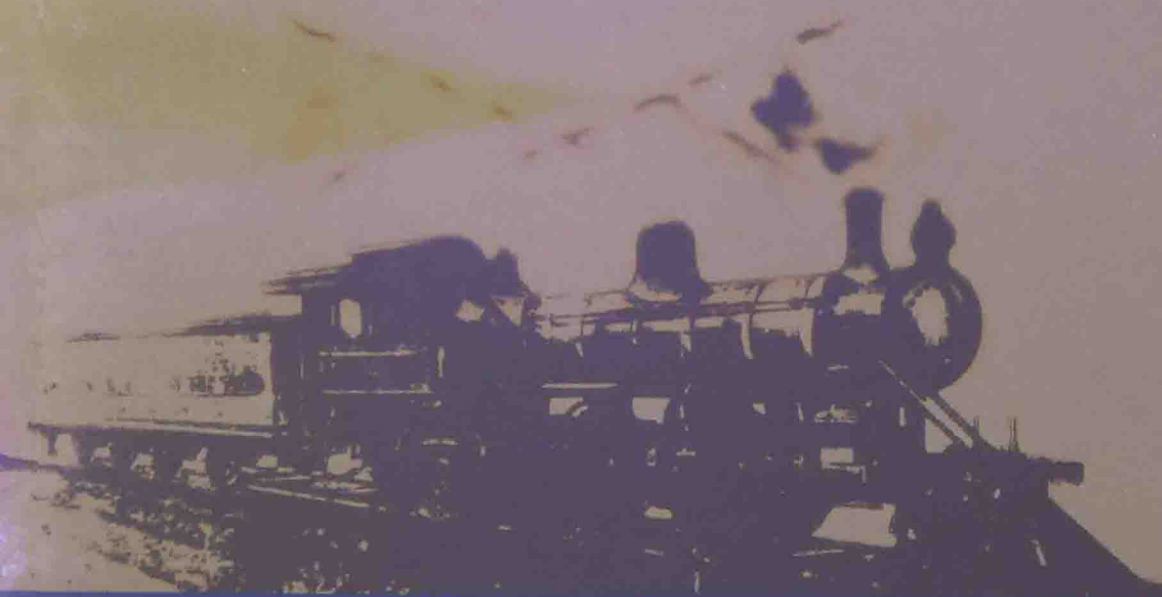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與內江

內江文史第28輯

此股照章不得轉售或與中人非國人不遵章作單此即此紙

NOTI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ted regulations this Certificate is neither negotiable nor transferable to any person or persons other than Chinese; if these conditions be not observed this Certificate shall become null and void.



政协四川省内江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内 江 文 史

——“辛亥革命与内江”专辑

第 28 辑

政协四川省内江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2011 年 10 月

《内江文史》编委会：

主 任：陈宗淑

副 主 任：黄 忠 左永芳

委 员：龚自强 曾令平 陈丽平

编 辑：曾令平 陈丽平 毛建威

执行编辑：毛建威

内江文史

第 28 辑

政协四川省内江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字数 300 千字 印数 800 册

内江日报印刷厂 印制

内新出内(2011) 035 号

目 录

百年辛亥话内江

- 内江市辖区辛亥革命概述 (1)

辛亥革命亲历者回忆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四川分会之发轫

- 林冰骨(25)
- 谋炸清摄政王案始末 黄复生(30)
- 回忆乙巳至辛亥时期四川的武装起义 萧仲伦(37)
- 蜀军政府始末 张培爵(47)
- 内江起义 吴玉章(59)
- 内江独立前后 吴树韩(64)
- 资州罗泉井会议与组织同志军 唐宗尧 胡恭先(71)
- 湖北新军在资州反正的回忆 郭瑞庭(74)
- 记鄂军杀端方回援武昌 丁振华(77)
- 辛亥秋鄂军杀端方琐记 罗任一(84)
- 威远辛亥革命闻见录 傅韵莲(87)

辛亥隆昌反正前后散记	吴荫秋(93)
我所知道的四川保路同志军	彭焕章(98)
赵尔丰伏诛目击记	张诗伯(102)
清末内江社会情态及辛亥反正经过概略	韩文畦(104)
辛亥年内江社会的形形色色	余农治(111)
辛亥革命前后内江袍哥活动情况	朱绩熙(119)
清末内江见闻数则	李用康(123)
辛亥革命前期的回忆	张文修(127)
辛亥革命内江乡村见闻	尧文藻(131)
赠大将军喻公培伦传	章炳麟(135)
喻大将军事略	阙 名(137)
喻大将军墓表	杨庶堪(140)
追赠大将军喻公培伦年谱	喻培棣(142)
张培爵小传	杨庶堪(149)
胡烈士御阶(馭垓)事略	阙 名(151)
陈孔伯事略	阙 名(153)
程泽湘传	山 父(155)
杨(禹昌)烈士节略	骆成驤(157)
魏荣权烈士事略	阙 名(159)
薛国珊事略	吴骏英(160)

辛亥后人忆先辈

我的亲人喻培伦

——一位留学生怎样变成了黄花岗烈士 喻钟烈(163)

大将军喻培伦

——纪念伯父喻培伦牺牲 100 周年 喻钟珏(172)

回忆二哥喻培棣	喻培元(176)
回忆吾翁黄复生先生革命活动及其晚年	陶道慧(186)
回忆祖父黄复生的晚年生活	黄三德(193)
回忆蜀军政府都督先父张列五	张映书(197)
碧血映丹心 浩气贯长虹	
——回忆祖父杨禹昌	杨邵青(211)
回忆父亲胡馭垓烈士	胡一哉(214)
我家出了两位同盟会员	胡绩伟(218)
蓦然回首已百年	
——追忆先父谢绍连先生	直 方(224)
先严益文公传略	李士魁(231)
回忆家父陈古枝经历片断	陈茂陶(236)
回忆父亲杨绍南烈士	杨慨君(239)

辛亥革命内江重要人物传略

吴玉章(241)	喻培伦(242)	张培爵(243)
黄复生(244)	杨禹昌(245)	胡馭垓(247)
陈孔伯(248)	龙鸣剑(249)	王天杰(249)
曾省斋(250)	程泽湘(250)	李 哲(251)
魏荣权(252)	杨绍南(252)	喻培棣(253)
李益文(254)	吴庶咸(254)	谢绍连(254)
陈瑞林(255)	余 切(256)	张善孖(256)
余 龙(257)	余 清(258)	潘子光(258)
叶敏斋(259)	罗世勋(259)	张笃周(259)
喻熙明(260)	袁恭鼎(261)	朱章甫(261)
黄金鳌(262)	薛慎修(263)	郭书池(264)

郭蔚华(264)	陈道循(265)	陈舜五(266)
曾昭鲁(267)	薛国珊(267)	黄万里(268)
张岷泉(268)	阮甸韩(269)	游运炽(269)
周伯扃(270)	胡素民(271)	刘泌子(271)
陈镇藩(272)	李绍白(273)	田智亮(274)
陈荣钟(274)	曾广大(275)	邓承拔(276)
秦载赓(277)	侯宝斋(277)	罗子舟(277)
胡重义(278)	孙泽沛(278)	端 方(278)
徐昭益(279)		

辛亥革命内江纪念建筑及遗址遗物介绍

喻培伦大将军纪念馆简介	(281)
喻培伦青年读书处旧址和纪念碑简介	(283)
喻培伦恤金给与令简介	(284)
罗泉会议会址简介	(285)
胡范渠书院简介	(286)
“文命诞敷”牌楼简介	(287)
黄复生故居简介	(288)
胡驭垓烈士墓塔简介	(289)
烈士胡驭垓殉国纪念碑简介	(290)
川汉铁路公司股票简介	(291)
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简介	(292)
大汉四川军政府独立纪念牌简介	(293)
军政府都督奖“贺凯旋”奖牌简介	(294)
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殿俊给银牌简介	(295)
同盟会“总部令”牌简介	(296)

辛亥保路运动内江档案文献选

内江人反对借款修路电文	(297)
各地成立同志会消息	(299)
保路运动期间资州电文一束	(302)
保路运动期间内江法国天主教神父皮亚尔信函一束	(305)
四川总督端方资州授首史料	(323)
地方志中有关辛亥革命的文献资料	(337)

辛亥革命内江诗文选

辛亥歌谣	佚名(341)
有感(并序)	欧阳藻(342)
送保路同志会代表	云泉(343)
祝《西顾报》出版	郭成爽(344)
自题小照	喻培伦(345)
喻培伦烈士家书选	喻培伦(346)
胡馭垓烈士致妻书	胡馭垓(361)
喻培伦将军墓题像	天一方人(363)
纪念喻云纪殉国五十周年	吴玉章(364)
纪念喻大将军老盟兄	但懋辛(365)
追悼喻大将军诗四首	魏楚珊(366)
纪念喻培伦大将军诞辰一百周年	余农治(368)
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	胡适(369)

赠魏冠卿(魏荣权)	骆成驤(371)
为余英、黄方二烈士题辞	黄复生(372)
在津哭犹子馭垓殉国	胡素民(373)
辛亥革命赞	韩文畦(374)
成都出亡	余 切(376)
记内江继鄂军起义建立大汉军政署	陈瑞林(377)
喜闻追赠邹容、喻培伦、彭家珍三烈士为大将军	陈瑞林(378)
辛亥革命楹联选	陈瑞林 余切等(379)
内江市辖区辛亥革命大事记	(381)
内江市辖区中国同盟会会员名录	(393)
内江市辖区保路同志军起义情况一览表	(400)
内江文史发表有关辛亥革命文章目录索引	(401)
后 记	(411)

百年辛亥话内江

——内江市辖区辛亥革命概述

1911年，在中国大地爆发了一场以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这一年为农历辛亥年，史称“辛亥革命”。

就在这年上半年，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发生了以反对清政府出卖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的保路爱国运动。其中以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壮阔，它促进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从而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曲和导火线。孙中山先生曾经公正的指出：“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①。

在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运动中，在内江*这片热土上，发生的辛亥革命事件可圈可点，涌现的辛亥志士的英勇事迹可歌可泣：从吹响武装起义号角的资州“罗泉会议”，到吴玉章领导的内江独立；从影响川南的“威井战役”，到内江人民协助起义鄂军资州诛杀端

* 本文所称“内江”包括内江市所辖市中区、东兴区、资中县、威远县、隆昌县。以下同。辛亥革命时期，内江县(含今市中区、东兴区)属资州(今资中县)管辖，隆昌县属叙府(今宜宾市)管辖，威远县属嘉定府(今乐山市)管辖。

方。从内江走出去的黄花岗著名烈士喻培伦,到领导威远独立的同盟会员胡驭垓;从谋炸满清摄政王而闻名全国的黄复生,到刺杀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而壮烈牺牲的杨禹昌。内江人民为辛亥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内江为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辛亥革命前的内江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中国急速地从一个独立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作为内陆盆地的四川,由于交通不便等地理限制,使资本主义的浸入晚于沿海地区。但四川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一直为外国列强所觊觎。1890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签订后,重庆作为四川的门户被迫成为通商口岸。随后,帝国主义各国全面加紧了对四川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四川社会也逐渐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了。

早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宗教势力就侵入了内江一带。1863年(清同治二年)法国天主教就传入内江县,1889年美国人鹿依士在资州建立基督教堂。随后威远、隆昌县城也先后建起了福音堂和天主教堂,连地处偏远的内江县永福乡,资州的罗泉井、铁佛场,威远的连界场、兴隆场等乡镇也建起了福音、天主支堂^②。列强各国历来把掠夺路权、矿权作为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1899年,法国福安公司迫使川督奎俊批准,取得了开采威远、嘉定、犍为等地的煤铁矿权;1902年,英国老牌侵川“能手”立德乐,在重庆组建“英中普济公司”,逼迫清政府签订《保富普济合同》,将“蕴藏丰富煤铁的威远县和盛产石油的蓬溪县”^③列入自己的开矿区域,并把开采年限订为五十年。滨临沱江、水运便利的资州、内江县更是各类洋货的集散地,“尤以洋纱洋布为主要的外来货”、“交易颇形繁

盛”^④。十数年间，洋货充塞城乡市场。

二十世纪初年，列强各国为了让倾销的商品和资本畅通无阻的浸入交通不便的四川，英法等列强国家贪婪的目光瞄准了川汉铁路的建筑权，“均以借款造路为请”、“计求强取，百端纷扰”。为阻止各国列强对川汉铁路建筑权的掠夺，一批开明士绅和留日学生上书四川总督要求川人自办铁路。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四川铁路入他国之日，即四川全省土地人民永服属于他国之日也”^⑤。1903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清廷自办川汉铁路。次年，川汉铁路公司成立于成都。川汉铁路公司一经成立后即明确提出“不纳外股，不借外债”。1907年，《续修章程》针对外国强派筑路工程师提出“延本国人作为总工程师，其应聘东西洋各国人急于职务，本公司可随时知照总工程师辞退”。这些规定是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针锋相对的，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的政治性质。

为筹措巨额的筑路资金，四川主要采取是“田亩加赋”抽租入股的办法。“收租十石以上者，均按该年实收之数，百分抽三”^⑥。因此，全川人民不论贫富，大多与川汉铁路发生了经济联系。1905年，资州、内江县、威远县、隆昌县先后成立铁路租股局，负责征收筑路资金；随后又成立铁路股东分会。地方上有钱有地的士绅、商人由于购股较多，大都成为分会会员。如威远县当商郭成书购股一千股（每股银五十两）当选为川汉铁路总公司查账员；另一位商人郭宏级以“入股甚巨”^⑦，当上了威远县铁路股东分会的会长。至1911年，仅资州一地就“先后上解铁路总公司租股、商股、购股银达二十余万两”^⑧。就这样，一条川汉铁路如脉络血管把全川人民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

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后，各国列强并不甘心筑路权的旁落。英国公使照会清政府，要求川汉铁路所需款项概由英美借贷；法国领事提出川汉铁路工款由其包揽。1909年初，川汉铁路正式开工后，各

国列强对清政府更是“恫喝要挟”，强迫清政府签订借款合同。威远人吴文伯(同盟会员)等十二名川籍留日学生联名向川人邮寄《铁道利害详告书》，写道：“近数十年来，西人灭人之国，又变一种最辣手段，不以强兵大炮灭其威，而以远虑深谋制其命，则铁道是也”^⑨，呼吁川人群起抵制。5月22日，旅沪隆昌人郭成爽(步陶)向川督赵尔巽发出“川路借英法德款，全蜀垂危”的电文。27日，又寄出《告同乡速起反对借款修筑川汉铁路书》，呼吁“速开大会商量一切。速集大股，防患未然”^⑩。

1911年初，在各国列强的鼓动下，清政府悍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行接收各省铁路公司。5月20日，清政府与美英法德四国正式签订了总额为600万英镑的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并以地方厘金、盐税作担保。腐败透顶的清政府就这样将路权进行了公开大拍卖，连当时代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也不得不承认此次借款合同“乃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而内乱外患不可思议之大祸，亦将缘此合同循环发生”^⑪。清政府祸国殃民的卖国行为，大大激起了人民的愤恨，于是一场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率先在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兴起，而四川较其他三省更为勇猛和壮烈，因此对全国影响最大。

二、保路运动在内江的兴起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全川人民的无比愤怒，一时“函电纷驰，争议嚣然”。一场反对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和清王朝卖国卖路的保路运动勃然兴起。5月28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要求清政府“暂缓接管川汉铁路，若非要接管，则请退还士民所筹路款”。6月11日，清政府明确回电：“如果川省定要筹还路款，朝廷必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⑫。这样，清政府既要夺路，又要侵吞路款的可耻行径暴露

无遗,更加激起四川保路运动的迅速高涨。

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提出“破约保路”(即破清政府卖国卖路之约,保中国铁路不为外国所有)口号,并通知各州县成立保路同志会分会。从此四川保路运动由自发分散阶段发展为由四川立宪派领导的斗争新阶段。7月13日,隆昌县率先在内江地区成立保路同志分会,到会者四千余人。咸谓“此次借款问题,为吾川人生死机关,即为吾国人存亡机关,务期努力进行。约不废,款不拒,宁死不稍让”^⑬;资州各界千余人在大东街天上宫集会,成立资州保路同志协会。地方士绅张文焯、郑家康等登台演说:“举凡路权自不可失,外款之不可借,合同之不可不废,条分缕析,详为解说”,一时群情感动,极力赞成。23日,威远县各界五千余人在县城成立威远保路协会,“发起诸君挨次演说合同失利与吾国存亡关系,莫不伤感流涕,咸愿奋死力争”;25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内江分会成立,宋子元任主任,门德之、黎特愚、王伯方为委员,参加者三千余人。“分会同仁云:盛奴(指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将四省铁路巧卖与人,并以江苏、湖北财政抵押,我国民等被此戕虐,必陷埃、波、印、朝覆灭之祸”^⑭;威远县立高等小学堂教师、同盟会员胡馭垓在省城“甚为活跃,多次登台振臂高呼”,遂被推举为“嘉定七属保路同志会”评议长^⑮。内江各地保路同志会一经成立,广大群众“争起入会,恒扰若狂”,资州一小茶馆主人读报后“赴岳家退婚,谓时事如此,何以婚为”,又“欲倾其家产,尽数报效国家”^⑯。“夏秋之间,保路同志会遍布全川也”^⑰。

四川保路同志会一面开展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一面采取各种办法和途径力图使清政府改变“夺路卖路”政策。但立宪派这一“文明争路”之举却连连碰壁。清政府不仅撤销了同情保路斗争的王人文护理川督的职务,而且还严饬素有“屠夫”臭名的赵尔丰速到成都接任四川总督,并要他严厉镇压“破约保路”的四川人民。面

对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一意孤行。8月24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号召商人、学生罢市罢课,得到了全省各地的热烈响应。8月29日,“资州罢市,万众一心”,“糖工聚众州城内外,数日不散”^⑮。知州朱景岳“怒以为叛,大施压力,拿获三人,指为匪徒,敲捕收禁”^⑯。与此同时,内江县、隆昌县、威远县各地商人、学生也群起举行罢市罢课。一时“南起邛雅,东迄荣隆,西抵绵州,北近顺庆,千里上下,府县乡境,一律罢市”^⑰。

清政府对于遍及全川的罢市罢课风潮极感恐慌,一再严饬川督赵尔丰切实弹压,毋任嚣张。并坚称铁路国有政策决不改变。消息传出,群情激愤。这无疑把作为保路运动领导者的立宪派逼到绝境,除了破釜沉舟,以更加猛烈的行动逼迫清政府妥协外,别无出路。9月1日,川路股东大会再做决定,向全川全国发出以“四不”为主要内容的通电,即不纳正粮、不纳捐输、不买卖田地房屋、不担任外债分厘。通电内容直接与清政府相对抗,对保路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后城市乡村先后出现了群众捣毁经征局、巡警局、厘金局的暴力事件,这预示着保路风潮将向着更加猛烈的方向发展,武装起义一触即发。

三、同盟会领导的内江各地武装起义

保路运动初期,一部分同盟会员即以同志会员身份或其他社会身份加入到运动之中,他们“外以同志会之名,内行革命之事”。如威远同盟会员胡馥垓就以嘉属七县同志会评议长的身份回威联络新场、连界同志会领导人、哥老会首领杨绍南、陈吉五等人,“借保路之名,灌输革命之思想”^⑱。当保路运动达到高潮之际,同盟会加紧争夺运动的实际领导权。为了进一步控制地方武装力量,争取具有反清倾向的哥老会团结到同盟会的旗帜下,1911年7、8月间,同盟会先后召开了“新津会议”和“罗泉井会议”,为即将到来的

武装起义提前做好了军事准备。

1、“罗泉井会议”及同志军武装起义

7月下旬,“罗泉井会议”召开之前,同盟会领导人龙鸣剑、秦载赓(川东南哥老会首领)邀约资州哥老会首领张益山就来到罗泉井镇上,召开了筹备会议。之所以选在罗泉井召开会议,是因为这里位于成渝中点,便于集中人。又地处资州、仁寿、威远三地交界,远离州、县衙门控制。加之罗泉井的哥老会首领钟岳灵又兼任地方团总,可以保证参会人员安全。龙、秦、张、钟等人在罗泉井街上乡绅胡范渠的书楼上商议,决定“外借哥老会之名,内议起义之事”^②。随后,秦载赓即以川东南哥老会首领的名义,用鸡毛文书通知各地哥老会首领来此召开“攒堂大会”(攒堂,就是哥老会中有事,召集一个堂口或邀请几个堂口一起商议)。

8月4日,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陈孔伯、秦载赓和各路哥老会首领罗子舟、胡潭、胡朗和、孙泽沛、张达三、侯国治等人在罗泉井天主教福音堂召开会议,史称“罗泉井会议”。资州哥老会首领周星五、张益山,内江县哥老会首领朱章甫、马心斋,威远县新场、连界场哥老会首领杨绍南、陈吉五也派管事或代表参加会议。

大会议决四项:探查敌情,查清全省新旧军警人数,驻地详情;交换和向上传送情报,汇总华阳和新津总部;起事的枪弹先向各地团练及富绅借用,军用粮饷借用各地积谷、社谷及公共财物,不向民间摊派;严肃军纪,通用同志军之名。大会推定秦载赓为川东军事负责人,侯宝斋为川南军事负责人,张达三、侯国治为川西北军事负责人。举义时间拟于阴历七月间,规定各地都要做好准备,在信号出现的几天之内就要发动。“罗泉井会议”是同盟会继“新津会议”后,召开的一次参会人数更多、范围更广、计划更周详的军事会议,为即将到来的武装起义提前作好了准备;是四川保路运动由和平请愿到武装起义的转折点。标志着同盟会员正式决定利用保路

运动,大张旗鼓开始进行武装起义,因而在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罗泉井会议”召开后不久,正如同盟会预计的一样,川督赵尔丰果然举起了屠杀人民的屠刀。

9月5日,同盟会员朱国琛、刘长述等人起草了《川人自保商榷书》,在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上散发,号召川人共图自保,隐含革命独立之意。川督赵尔丰奉清政府严令。于9月7日诱捕四川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首要人物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相率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竟下令清兵当场枪杀请愿群众三十余人,制造震惊全川的“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发布戒严令,紧闭城门,封锁交通邮电,加强对人民的镇压。为了向全川人民揭露清廷的暴行。同盟会员龙鸣剑、曹笃等人当天圻木片数百,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②,涂以桐油,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传警各地。秦载赓、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得到消息后,按照“罗泉井会议”的部署,当即组织成都附近十余州县的同志军,四面围攻省城。水电报沿江漂流至资州时,资州小学堂的老师组织学生“到江边捡拾木牌,捡回后照制木牌,刨光、写字、涂油漆,再放到江里让它顺流飘去,流传各地”^③。同盟会员胡馭垓组织的威远同志军和王天杰、龙鸣剑组织的荣县同志军,陈孔伯、姚文倬组织的井研同志军分路向成都挺进。资州哥老会首领张益山、内江县哥老会首领余清分别召集同志军开赴成都,增援围攻成都的同志军。9月10日,各路同志军与秦载赓组织的同志军会师,同清军激战于城郊琉璃厂一带。次日,围攻省城未下,退至仁寿县藉田铺,设东路同志军总部,公推秦载赓、王天杰为正副统领,龙鸣剑任参谋长,胡馭垓任行军参谋。东路军是由同盟会直接领导的队伍,“其